

青少年神经质人格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关系: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姜永志^{1,3}, 白晓丽^{1,2}, 七十三²

(1.内蒙古民族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通辽 028000; 2.内蒙古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呼和浩特 010022; 3.内蒙古民族教育与心理发展研究基地, 通辽 028000)

【摘要】 目的:探讨青少年神经质、社交焦虑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之间的关系及内在作用机制。**方法:**使用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青少年社交焦虑问卷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量表对2074名中学生进行施测。**结果:**神经质人格、社交焦虑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神经质既可以预测青少年的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也可以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对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产生作用。**结论:**青少年的社交焦虑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关系间起到中介作用。

【关键词】 错失恐惧; 神经质; 社交焦虑; 青少年

中图分类号: R395.6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20.05.03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JIANG Yong-zhi^{1,3}, BAI Xiao-li^{1,2}, QI Shi-san²

¹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Tongliao 028000, China;

²School of Psychology, Inner Mongolia Normal University, Hohhot 010022, China; ³Research Base of Ethnic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in Inner Mongolia, Tongliao 028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dolescents' neuroticism, social anxiety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Methods:** A sample of 2074 middle school students were tested with the adolescent five-factor personality questionnaire, adolescent social anxiety questionnaire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scale. **Results:** Neuroticism, social anxiety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were significantly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each other. neuroticism affected fear of missing out through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anxiety. **Conclusion:** Social anxiety partially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Key words】 Fear of missing out; Neuroticism; Social anxiety; Adolescents

随着基于智能手机的社交媒体应用日益增多,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电子设备^[1]。全世界范围内有超过36%的人为智能手机用户^[2],在中国这一数字甚至达到99.1%(截至2019年6月中国智能手机网民为8.47亿)^[3]。基于智能手机的社交媒体使用增多,除了给人们之间的交流带来便利,在一定程度上也补偿了某些特殊人群(如社交障碍者)的社会性发展需要^[4]。但随着社交媒体使用时间和频率的增加,人们常会出现担心或害怕错过自己分享在朋友圈的消息是否获得反馈,担心或害怕自己错过他人发布在朋友圈的各种信息,这

使个体不但不能从社交媒体中获益,反而因使用社交媒体而产生焦虑、担心等负性情绪,这种情绪可称为社交媒体错失恐惧^[5]。以往研究发现,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与问题性智能手机使用、频繁的社交媒体使用行为存在密切关系^[6],即错失恐惧不但能影响个体的适应性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而且还对非适应性社交网络使用行为产生影响^[7],这意味着错失恐惧可能成为诱发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风险性预测因素。如何使社交媒体使用在人们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避免这种技术性使用带来的负面影响,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因而,探究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前因及其形成机制,能有助于避免社交媒体使用给个体带来的消极影响,促进新媒体技术在改善和促进人们生活质量和获得积极心理健康水平中发挥作用。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Fear of missing out)不仅是指个体害怕错过他人在社交媒体中所拥有的新奇经

【基金项目】 本研究得到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XJC190001)、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面上项目(2019M660994)、内蒙古自治区高等学校青年科技英才支持计划(NJYT-19-B20)和内蒙古民族大学博士科研启动基金(BS-478)的资助

姜永志与七十三为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姜永志, E-mail: psy_yongzhi@126.com

历或所经历的正性事件^[8],它也应包括个体害怕错过他人对自己在社交媒体中分享经历的反馈^[9]。个体使用社交媒体大多是基于社交性心理满足的需要,如,弥补线下社交的不足,从线上获得积极认同感、高自尊、归属感和幸福感等^[10],因而这就会使个体因为担心错过信息而频繁的查看社交媒体,以确认自己是否被他人关注或没有错过他人的重要信息,这也增加了个体社交媒体使用的强度。以往研究表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主要受到人格特质、心理需要等个体心理因素,个体社交媒体使用等行为因素,以及个体的性别、年龄等人口学因素影响^[11]。其中神经质人格是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重要预测性因素^[12]。神经质人格在现实生活中常表现为易情绪化、易焦虑、易冲动、敌对、压抑、依赖性强、逃避现实等特点^[13]。以往研究发现,高神经质人格不但能够显著正向预测个体的移动社交媒体使用行为,而且高神经质人格对个体的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也具有正向预测作用^[14]。因此,本研究假设神经质能够正向预测青少年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社交焦虑是个体在现实社会交往中,由想象或现实的社交情景所引起的非适应性情绪体验,如害怕、紧张、恐惧等^[15],具有逃避社交的心理趋向。当个体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存在较高的焦虑水平,心理缺失性需要就会使个体倾向于逃避现实社交,而寻求通过基于网络的社交媒体来满足其心理需求。基于社会补偿假说,具有较高社交焦虑水平的个体更倾向于使用社交媒体,他们通过社交媒体获得了现实社会交往中无法获得的积极心理体验^[16]。与此相关联,高社交焦虑水平的个体对社交媒体较强的依赖性,也使他们对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更加关心^[17]。研究发现,社交焦虑与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智能手机社交使用强度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存在密切关系^[18],且研究发现社交焦虑能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存在较高社交焦虑的个体更担心错过自己或他人社交媒体中的重要信息^[19]。同时,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情绪,社交焦虑也会受到个体人格特质的影响,其中神经质人格与社交焦虑体验之间的关系得到了诸多研究的证实。赵鑫等人在人格特质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研究中发现,高神经质人格更易诱发个体的社交焦虑情绪,且神经质能直接正向预测个体的社交焦虑^[20]。Allan 等人在情绪困扰脆弱性层次模型中,也认为神经质是诱发个体社交焦虑的重要风险因素,并且可能还受到个体害怕负面评价和焦虑敏感性等因素的影响^[21]。此外,有研究发现,社交焦虑还能够人格特质对手机

依赖^[22]和社交网络过度使用^[23]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因此,本研究假设社交焦虑能够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关系间起中介作用。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抽样法,在河北、广西、湖北、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等7个省区11所中学抽样,以班级为单位进行集体施测,共发放问卷23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74份,问卷有效率90.17%。其中,男生696人,女生1378人;高中生1130人,初中生944人。年龄范围在12-18岁之间,平均年龄14.89(SD=1.75)岁

1.2 工具

1.2.1 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 采用邹泓修订的青少年人格五因素问卷^[24]。问卷包括50个题目,包括外向性、宜人性、神经质、谨慎性和开放性5个维度。本研究只分析神经质维度,该维度包括9个题目,问卷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得分越高表明个体具有越明显的神经质人格倾向。本研究中神经质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98。

1.2.2 青少年社交焦虑问卷 采用Wang, Jackson和Zhang翻译修订的La Greca和Lopez的青少年社交焦虑问卷^[25]。该问卷由5个题目组成,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总分越高表示个体的社交焦虑水平越高。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0。

1.2.3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量表 采用宋小康等人编制的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量表^[26],问卷由17个题目组成,包括心理动机、认知动机、行为表现和情感依赖4个维度。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级计分,“1代表完全不同意~5代表完全同意”,总分越高表示个体在社交媒体使用中存在的错失恐惧越强。本研究中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0。

1.3 统计处理

使用SPSS 22.0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使用Hayes建立的Process程序(Process is written by Andrew F. Hayes, <http://www.afhayes.com>)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2 结 果

2.1 高低神经质组在社交焦虑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上的得分

选取神经质维度总分前后27%作高、低分组,其

中高分组 559 人,低分组 559 人。高神经质组和低神经质组在社交焦虑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总分上均有显著差异,在社交焦虑总分上,高神经质组要显著高于低神经质组, *Cohen's d* 值为 0.584;在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总分上,高神经质组要显著高于低神经质组, *Cohen's d* 值为 0.967。见表 1。

表 1 高低神经质组在社交焦虑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上的得分

	低分组	高分组	<i>t</i>
社交焦虑	14.313±6.605	18.070±8.124	-6.123**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40.893±7.919	49.816±10.357	-8.923**

注:***P*<0.01。

2.2 神经质、社交焦虑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结果表明:神经质人格、社交焦虑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见表 2)。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M	SD	1	2	3
1 神经质	3.155	0.718	1		
2 社交焦虑	3.025	0.639	0.351**	1	
3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2.323	0.906	0.116**	0.186**	1

注:***P*<0.01。

2.3 社交焦虑的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采用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对社交焦虑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关系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采用 Hayes 编制的 SPSS 宏,通过抽取 5000 个样本估计中介效应的 95% 置信区间,对社交焦虑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关系间的中介效应的效应量及置信区间进行估计。

回归分析表明(见表 3),神经质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媒体错失恐惧($\beta=0.147, P<0.01$);神经质能显著正向预测社交焦虑($\beta=0.312, P<0.01$);当神经质和社交焦虑同时进入回归分析中时,神经质($\beta=0.074, P<0.01$)和社交焦虑($\beta=0.235, P<0.01$)对社交媒体错失恐惧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神经质对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预测作用变小,表明社交焦虑在神经质对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的影响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表 3 模型中变量关系的回归分析

回归方程		整体拟合指数			回归系数显著性	
结果变量	预测变量	R	R ²	F	β	t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神经质	0.116	0.014	24.722	0.147	4.972**
社交焦虑	神经质	0.351	0.123	253.146	0.312	15.911**
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社交焦虑	0.194	0.038	35.145	0.235	6.706**
	神经质				0.074	2.3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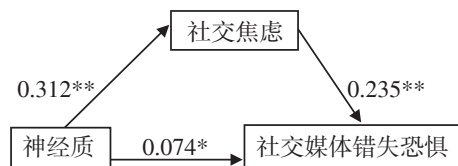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 **P*<0.05, ***P*<0.01。

表 4 的数据表明,社交焦虑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关系间的间接效应为 0.073,占神经质对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预测总效应(0.147)的比例为 49.65%,该间接效应的 Boot 标准误为 0.013,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0.048, 0.099]不包含 0,表明社交焦虑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显著。

表 4 社交焦虑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间的中介效应

	效应值	Boot 标准误	Boot CI 下限	Boot CI 上限	相对中介效应
直接效应	0.074	0.031	0.012	0.135	50.35%
间接效应	0.073	0.013	0.048	0.099	49.65%

注:Boot 标准误、Boot CI 下限和 Boot CI 上限分别指通过偏差校正的百分位 Bootstrap 法估计的间接效应的标准误差、95% 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所有数值保留三位小数。置信区间的下限和上限。



注:**P*<0.05, ***P*<0.01。

图 1 社交焦虑在神经质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关系间中介效应路径图

3 讨 论

差异分析结果表明,相比于低神经质组青少年,高神经质组表现出更多的社交焦虑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相关分析结果进一步表明,神经质、社交焦虑和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之间均显著正相关,这一发现和以往的研究一致^[14, 27]。这说明神经质、社交焦虑与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具有高神经质倾向的青少年,他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往往存在较多的社交焦虑,在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也有着更多的错失恐惧体验。这一结果表明神经质人格及其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交焦虑能够对个体的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产生直接预测作用。青少年正处在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人际交往对他们适应环境和社会具有重要作用。具有问题性社交媒体使用的青少年沉迷于社交媒体使用,他们期望在社交媒体中产生积极社交体验,塑造积极自我概念。但过度关注自我和他人在社交媒体中的动态却使他们忽视了现实社会关系的发展,致使在现实生活中对他人产生疏离和冷漠^[28],在面对现实人际交往时不能够采取积

极策略适应人际关系的变化,而更多选择退缩回避的方式来应对。对于大多数青少年群体而言,微信等社交媒体能使人们更深入的参与到社交讨论中,不但通过社交媒体使用能缓解社交焦虑,且能获得与自己或他人有关的更多积极信息,而这种在社交媒体中频繁查看和更新状态的行为,也会使个体更担心自己错过社交媒体中的信息,进而产生对社交媒体使用的错失恐惧。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神经质不仅能正向预测青少年社交媒体错失恐惧,还能通过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对社交媒体错失恐惧产生预测作用。个体的神经质正向预测社交媒体错失恐惧这一结果支持了网络成瘾的社会补偿假说^[16],即高神经质青少年期望通过社交媒体使用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心理缺失需要,但当青少年沉溺于社交媒体使用带来的心理满足感(如,获得归属感、认同感、社会支持)^[28]时,会对社交媒体使用产生更强烈的趋近心理,一旦个体对社交媒体中自我或他人信息过于关注,便会对个体网络社交的健康发展带来消极影响。此外,相关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过程中个体的情绪体验,如社交焦虑等,能够在人格特质(神经质)与个体社交媒体使用行为的关系间起中介作用^[23]。具体而言,神经质个体易情绪化、易冲动和易焦虑等情绪特征使个体在社会交往中更易产生焦虑情绪,而社交焦虑是诱发个体产生现实社交退缩和网络社交趋近的重要因素,社交媒体使用的趋近行为及其产生的害怕错过心理则直接表现为个体的社交媒体错失恐惧。

参 考 文 献

- 1 Pontes HM, Szabo A, Griffiths MD. The impact of Internet-based specific activities on the perceptions of Internet addiction, quality of life, and excessive usag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Addictive Behaviors Reports*, 2015, 1: 19-25
- 2 Statista. Number of smartphone users worldwide from 2014 to 2020 (in billions).from <https://www.statista.com/statistics/330695/number-of-smartphone-users-worldwide/>.
- 3 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 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来自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fzxx/qwfb/>
- 4 Bareket-Bojmel L, Moran S, Shahar G. Strategic self-presentation on Facebook: personal motives and audience response to online behavior.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6, 55: 788-795
- 5 Wegmann E, Oberst U, Stodt B, et al. Online-specific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Internet-use expectancies contribute to symptoms of Internet-communication disorder. *Addictive Behaviors Reports*, 2017, 5: 33-42
- 6 Brand M, Young KS, Laier C, et al. Integrating psychological and neurobiological considerations regarding the development and maintenance of specific Internet-use disorders: An Interaction of Person-Affect-Cognition-Execution (I-PACE) model.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2016, 71: 252-266
- 7 柴唤友, 牛更枫, 褚晓伟, 等. 错失恐惧: 我又错过了什么. *心理科学进展*, 2018, 26(3): 527-537
- 8 Przybylski AK, Murayama K, DeHaan CR, et al. Motivational, emotional, 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of fear of missing out.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3, 29(4): 1841-1848
- 9 姜永志, 金童林. 自恋人格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的关系: 遗漏焦虑和积极自我呈现的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8, (11): 64-70
- 10 丁倩, 张曼曼, 张永欣. 自恋与社交网站成瘾: 炫耀性自我呈现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1): 99-102
- 11 Blackwell D, Leaman C, Trampusch R, et al. Extraversion, neuroticism, attachment style and fear of missing out as predictors of social media use and addiction.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7, 116: 69-72
- 12 陈必忠, 郑雪. 大五人格与大学生社交媒体自我控制失败: 错失恐惧的作用. *应用心理学*, 2019, 25(2): 161-168
- 13 Slavish DC, Sliwinski MJ, Smyth JM, et al. Neuroticism, rumination, negative affect, and sleep: Examining between and within-person associations. *Personality &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8, 123: 217
- 14 Sabah B, Emrah E, Kagan K, et al. Neuroticism, Trait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Phubb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tate Fear of Missing Out and Problematic Instagram Us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2018, 6: 1-9
- 15 Lee-Won RJ, Herzog L, Park SG. Hooked on Facebook: The Role of Social Anxiety and Need for Social Assurance in Problematic Use of Facebook. *Cyberpsychology Behavior & Social Networking*, 2015, 18(10): 567
- 16 Grieve R, Kemp N, Norris K, et al. Push or pull? unpacking the social compensation hypothesis of internet use in an educational context. *Computers & Education*, 2017, 109: 1-10
- 17 张丛丽, 周宗奎. 被动性社交网站使用、社交焦虑、反刍思维与青少年抑郁的关系: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8, 26(3): 490-493
- 18 童伟. 无聊与青少年问题性移动社交网络使用: 多重中介模型.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7(5): 932-936
- 19 Dempsey A, O'Brien K, Tiamiyu M, et al.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and rumination mediate relations between social anxiety and problematic Facebook use. *Addictive Behaviors Reports*, 2019, 9: 100150

(下转第1001页)

- 41 张红霞, 谢毅. 动机过程对青少年网络游戏行为意向的影响模型. 心理学报, 2008, 40(12): 1275-1286
 - 42 刘轩, 瞿晓理. 江苏青少年心理资本与幸福感的关系: 生命意义感的中介效应分析. 现代预防医学, 2017, 44(19): 114-118+132
 - 43 许海元. 大学生心理资本发展现状的评估与分析. 中国高教研究, 2015, (7): 79-83
 - 44 张凡迪. “90后”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现状. 沈阳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17(1): 106-109
 - 45 刘丽, 张瑞雪, 刘堃. 青少年学生心理资本与生活事件相关性分析. 中国现代医学杂志, 2017, 27(5): 112-116
 - 46 Avolio BJ, Luthans F. The high impact leader: Moments matter in accelerating authentic leadership development. New York: McGraw Hill, 2006
 - 47 时蓉华. 现代社会心理学.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3
 - 48 张国进, 姚志强. 大学生积极心理资本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赣南师范大学学报, 2018, (2): 119-122
 - 49 李永兰, 蔡蓉, 陈艳. 大学生网络效能感与冲动网络购物意向的关系, 网络购物动机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9, 28(1): 198-200+118
 - 50 Luthans F, Avolio BJ, Avey JB, et al. Positive psychological capital: measurement and relationship with performance and satisfaction.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7, 60(3): 541-572
 - 51 Hobfoll SE.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community, and the nested-self in the stress process: advancing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Applied Psychology, 2001, 50(3): 337-421
 - 52 Culbertson SS, Fullagar CJ, Mills MJ. Feeling good and doing gre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well-being. J Occup Health Psych, 2010, 15(4): 421
 - 53 花慧, 宋国萍, 李力. 大学生心理资本在心理压力与学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 2016, 30(4): 306-310
 - 54 胡阳, 范翠英, 张凤娟, 等. 青少年网络受欺负与抑郁: 压力感与网络社会支持的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4, 30(2): 177-184
 - 55 李海垒, 张文新. 青少年的学业压力与抑郁: 同伴支持的缓冲作用. 中国特殊教育, 2014, (10): 87-91
 - 56 许颖, 林丹华. 家庭压力与青少年抑郁、孤独感及幸福感——家庭弹性的补偿与调节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5, 31(5): 594-602
 - 57 郑显亮. 乐观人格、焦虑、网络社会支持与网络利他行为关系的结构模型. 中国特殊教育, 2012, (11): 84-89
 - 58 Luthans F, Youssef CM, Avolio BJ. Psychological capital: Developing the human competitive edg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59 刘孟超, 黄希庭. 希望: 心理学的研究述评. 心理科学进展, 2013, 21(3): 548-560
 - 60 Bandura Albert.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3): 191-215
 - 61 陈霞. 大学生社会支持对网络人际交往的影响: 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 四川师范大学, 2017
 - 62 Roche, Maree, Haar, Jarrod M, et al. The role of mindfulness and psychological capital on the well-being of leaders.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Health Psychology, 2014, 19(4): 476-489
 - 63 Snyder CR.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The psychology of hope: you can get there from here. Free Press, 1994
 - 64 Boivin M, Bégin G. Peer status and self-perception among early elementary school children: the case of the rejected children. Child Development, 1989, 60(3): 591-596
 - 65 Erikson EH. Identity: Youth and Crisis. New York: Norton, 1968
- (收稿日期: 2019-09-30)
-
- (上接第1032页)
- 20 赵鑫, 张雅丽, 陈玲, 等. 人格特质对青少年社交焦虑的影响: 情绪调节方式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6): 1057-1061
 - 21 Allan NP, Oglesby ME, Uhl A, et al. Cognitive risk factors expla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neuroticism and social anxiety for males and females. Cognitive Behaviour Therapy, 2017, 46(3): 224-238
 - 22 王欢, 黄海, 吴和鸣. 大学生人格特征与手机依赖的关系: 社交焦虑的中介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4, 22(3): 447-450
 - 23 姜永志, 王海霞, 蒋怀滨, 等. 神经质人格对青少年移动社交网络过度使用的影响: 冲动性与人际困扰的双重中介. 心理与行为研究, 2018, 16(2): 272-282
 - 24 邹泓. 青少年的同伴关系: 发展特点、功能及其影响因素.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
 - 25 Wang J, Jackson LA, Zhang D. The mediator role of self disclosure and moderator roles of gender and social anxiet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adolescents' online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real-world social relationships.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1, 27(6): 2161-2168
 - 26 宋小康, 赵宇翔, 张轩慧. 移动社交媒体环境下用户错失焦虑症(FoMO)量表构建研究. 图书情报工作, 2017, 61(11): 96-105
 - 27 Oberst U, Wegmann E, Stodt B, et al. Negative consequences from heavy social networking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missing out. Journal of Adolescence, 2017, 55: 51-60
 - 28 张艺. 网络对青年社会交往的正负效应. 人民论坛, 2016, (35): 116-117
- (收稿日期: 2019-10-21)